

清 清 澇 河 水

——柳青与“才才娃”的故事

高亚平



亲热情地闲聊。见了民娃，柳青惊喜地说：“民娃，你也来啦！看伯给你捎回来啥东西！”说着，便走到院中，还没等刘乾民反应过来，柳青已变戏法似的提来一个窝子，窝里装着两只鸽子，递到他面前，说：“喜欢吗？伯专门从北京给你带回来的！”

这两只鸽子太漂亮了，它们通体雪白，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；一双玻璃球一样的眼珠骨碌碌地转着，机灵而活泼；见了人，嗓子上下蠕动，还咕咕地叫。民娃高兴坏了，接过鸟窝子，连声谢都忘记说，就转身飞跑而去，回家告诉他爸去了。急得柳青在后面大喊：“民娃，慢点跑，小心绊倒！”

刘乾民说，柳青很喜欢鸽子，他在中官寺居住时，家中就曾养过一群，约有四十只吧。每日清晨，看鸽群飞出，飞过清澈的澇河，飞过青翠的蛤蟆滩，一直飞到终南山下，柳青的心也便随了鸽群，飞到了遥远的天际；傍晚，望着鸽群披着晚霞，从远处飞回，柳青的心中就有一种无言的喜悦涌出。看鸽群飞进飞出，成了柳青写作、工作之余的一种享受，也显现出一个作家对于生活无比的热爱。受柳青的感染，刘乾民从此也喜欢上了鸽子，这种喜欢从孩童时期，一直延续到七十岁的今天。而且，还将继续延续下去。

“在日常生活中，柳青很能体贴群众，尤其是当地的下苦人。”刘乾民说。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

一九五四年的冬天，皇甫地区落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，蝴蝶大的雪片，下了两天两夜，整个蛤蟆滩里一片银白。雪大得把一些脆弱的树枝都压断了。这样的大雪天里，一般庄户人家是不会出门的。他们会坐在

炕头呢？会一开就是半宿，一直到后半夜，刘远峰才背着已睡着的孩子，踏着积雪，返回归家的路。尽管很疲劳，但他依然毫无倦意，精神头很好。雪后的原野上寂静无比，远村近郭，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狗叫，除此，便是呼呼的风声和遍地清冷的雪光。一个人走着走着，刘远峰似乎感到身后跟着什么东西，他猛一回头，不由心中一惊，一只饥肠辘辘的狼，正悄无声息影子一般地紧随在他身后，随时准备偷袭他背在后身的民娃。虽然心中吃惊，但仗着年轻有胆，刘远峰并没有慌张，而是把孩子移到胸前，然后假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大踏步地往家赶去。到家，把孩子放到炕上，他才摸起一把铁锨，赶走了那只一直尾随着他，眼下蹲踞在他家门口麦秸垛旁边的饿狼。而此时，刘远峰已是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

第二天到村里初级社办公室开会时，刘远峰把自己昨晚的遭遇当闲话说了。柳青听了，吓了一跳。他当下就对王家斌等人说：“以后夜间要开会，一律到刘远峰的家中去开。刘远峰是我们的好同志、好弟兄，他眼下没了女人，一个人带着孩子过，既当爹又当娘的不容易，我们要关心他，照顾他！”

柳青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，他除了喜欢养鸽子外，有时还会去澇河边的树林里打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澇河两岸生态环境相当好，树林荫翳，稻田成片，田间林中鸟雀极多。夏秋时节，水田中白鹭、鸕鸟翔集，树林中麻雀、斑鸠鸣叫。尤其是到了傍晚时分，村庄的上空和树林里，时常出现鸟雀噪林的壮观景象，成千上万的麻雀叽叽喳喳，忽飞忽停，连人的

说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，而在这个城市东风和西风都被人压倒了，没有一点抗拒的能力。

我们所住小区的南门，长着两棵顶破云天的大榕树。一年四季树下的风都很大，呼呼地吹着。明明艳阳高照大汗淋漓，只要一走到这个地方，就顿感凉意袭来，仿佛季节瞬间变换，邻居们都喜欢到这里来乘凉，他们说这里是风口，这儿的风跟几十米之外的风不同。

无处落脚的孤独的风，最终找到了伴儿，那就是雨。

雨走到哪儿都愿意带着风，它们很亲密，风不一定是雨的伴侣，也可能是雨的情人或是闺蜜，或许是两个都市流浪者相互取暖。

风让雨变得威力强大，它推着雨，一会儿飘向东，一会儿飘向西，一会儿飘向南，一会儿飘向北。雨荡着风的秋千或者骑着风的座驾，来去自如。它不再是停滞的水，而可以灵活游走。

假若只下雨没有风，人们虽然也要躲避，但不用怎么担心，衣服湿了就湿了。而风是雨的刃，抽出刀鞘可见锋利，风雨交加让出门的人停下脚步。狂风吹起来、暴雨下起来的时候，跟小孩子的哭一样，振振高亢，夹杂一声巨雷，让人猝不及防，手忙脚乱地关了窗户，打乱了慢条斯理的生活。

心都搅得乱乱的。庄稼人有时耐不得聒噪，又嫌它们糟践粮食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往往捡起一块土坷拉，用力向它们掷去。但是，没有用，受到惊吓的麻雀们，稍稍安静一下，接着会发出更加闹人的吵闹声。柳青那时有一杆气枪，于是，闲暇时，他便会唤上民娃，一起去河边的树林里打麻雀、斑鸠。不似今天人们环保意识增强，这种行为在那个年月是被允许的。我们后来，还不是发生过消灭“四害”的运动吗？“四害”之一，就是指麻雀。事实上，在十里蛤蟆滩上，那时候，麻雀也确实泛滥成灾。“不过，柳青伯打雀儿，也就应个名儿，他纯粹为了写作之余的消遣、散心。至于打着打不着雀儿，那倒在其次。”刘乾民说，这种游戏却给他寂寞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乐趣。他至今忆及，那情景还像就在眼前。

柳青对刘乾民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。一次，县上在常宁宫放映苏联电影《幸福生活》，那是一部内部电影，只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能看。柳青带民娃去了。那时电影还没有普及，看电影还是一件稀罕事儿，刘乾民说，那是他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。他当时高兴坏了，事后，逢人就说。当然村里人也很羡慕他。

刘乾民结婚后，很快，他的大儿子出生了。一九七二年十月，刚刚放出牛棚的柳青得知此事后，去他家祝贺，送上了一百元的贺礼。要知道，当时的一百元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刘乾民心中明白，这是柳青伯见他日子紧巴，在暗中帮他。

柳青不但对民娃好，对刘远峰也很好，他在皇甫蹲点时，还是刘远峰的入党介绍人呢。父子二人对柳青的感情可谓情深似海。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，柳青在北京病逝，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向全国人民播出时，那天上午，刘乾民和父亲正在稻田里插秧。闻听此讯，刘远峰当下就悲痛得昏倒在水田里，刘乾民也哭成了一个泪人。令他尊敬、挚爱的柳青伯走了，刘乾民觉得他的心中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。

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，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，我们几个人静静地坐在蛤蟆滩刘乾民的农家小院里，倾听着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述说往事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叙说激动处，老人几度哽咽，泪水溢出眼眶。我们聆听着，也深深为柳青和皇甫人民的深厚感情所打动。

澇河清清，长流不息，一如人们对柳青的怀念和记忆……

等到雨渐渐平息，像一个跑累了的人，苟延残喘气息微弱，上气不接下气。不跑了，似乎听到它在这样自言自语。人们期待雨过天晴，但忽而，雨又哗哗地落下来。在这种氛围里，是煎熬的，等待的，好像有点莫名的享受。不知雨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离开。

风雨的无常，就像人生一样，你可能知道什么时候中学毕业、大学毕业，但将来工作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、交好什么样的朋友？什么时候和什么人结婚、结婚在哪个城市？生男孩儿还是女孩儿、他们长大后又是什么性格、有什么样的遭遇？这么多的未知让你猜测，也有期待中的欢乐。

为什么要发明天气预报呢？它把不确定的曲线拉直了。天气预报貌似什么都知道，像一个唠叨的女人，随时在耳边聒噪——这是台风，别看现在雨势不大，一会儿会极端狂躁，风力十二三级；这是太阳雨，别看很猛烈，一会儿就恢复正常了……

天气预报曾被讯为世界上最不靠谱儿的语言，有时候它又非常灵验。但如果没有了未知和期待的乐趣，没有了摸黑前行的颠簸，对风雨的相遇，也是一种遗憾。

心香一瓣

我想 你会明白
每一次漂泊
其实都是和逃避无关的成长

被放逐的梦想
一个渴望重生的信仰

亲爱的
如果没有我
你要相信可以爱的人一定会有

年轻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读辛弃疾的词作，常常被他炽热而又强烈的爱国情怀、豪放雄阔而又婉约清丽的词风所吸引、所感染。读到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……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，让人感叹辛翁当年雄才大略，宏图欲展；读到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……沙场秋点兵”，眼前军旗猎猎、战马嘶鸣，让人热血沸腾；读到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脑海中稻浪滚滚，一派丰收景象……

近些年，我在上饶工作，正好有机会更近距离地接触辛弃疾当年生活过的环境，同时也让我对辛弃疾的诗词创作和情怀有了一番新的感受和认识。

辛弃疾，别号稼轩，南宋著名爱国词人，他一生力主抗金复国。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，后被弹劾去职，退隐山居，在上饶(古称信州)生活了二十多年，最后病逝在上饶铅山县，享年六十八岁。辛弃疾在上饶生活期间，主要是在信州的带湖和铅山县居住、往返，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词篇。

辛弃疾的词大多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，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；也抒写了不少吟咏祖国河山、人间真情的作品。他去世后，安葬在今铅山县永平镇阳原山。尽管八百多年过去，上饶当地的百姓对爱国爱民的辛弃疾始终不忘，敬重有加。走进现在的上饶市，你常常可感受到今天的人们对辛弃疾的纪念和敬仰。在上饶市主城区，有辛弃疾公园、稼轩社区；上饶市铅山县设置有稼轩乡、稼轩小学、稼轩中学，建有辛弃疾公园并塑有一身戎装、举头北望的辛弃疾的巨型雕像。辛弃疾的墓地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当地政府 and 百姓的悉心保护，有一支辛弃疾的后代在铅山县繁衍至今。

在上饶，我到过许多乡镇，心中对黄沙岭乡却总是别有一种情愫。要知道，当年辛弃疾创作的那首著名的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，描写的就是路过黄沙岭乡黄沙道时的情景。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”词人笔下的黄沙道边景象美意足，连空气都散发诱人稻花香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去年夏末的一天，正是山里一季水稻扬花的时节。我和几位同事去距上饶县城较偏远的五府山镇，返程可经过黄沙岭乡，只是路程更远些。我想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，都说了多少年了，如今又是一年稻花香，何不趁此实地感受一下当年辛翁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的情景呢。于是我们在五府山镇早早简单吃了晚餐，就朝黄沙道出发了。

黄沙道，在南宋时是一条铅山县直通上饶古城比较繁华的官道。现在，由于市区到铅山县有高速、国道相通，这条道路不再像以往那样繁忙重要了。

我问车上的本地同事，黄沙道那边也是水泥路吗？同事说，这些年我们这里变化很大，政策好，老百姓收入明显增多了。就像当年的黄沙道，也都铺上水泥路了，只有部分山路和改道中弃用的那些老路仍保留着沙子路。我点点头：八百多年过去了，变化该多大啊！只是心里希望，能多看看辛翁当年行走的黄沙道的样子。接近黄沙道，不知怎的，我心里竟有些兴奋和激动起来。我们把车轻轻停下，来到当年辛翁笔下的黄沙道中，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我特别不想错过这难得的实地感受的机会。双脚行走在在这片我曾经牵挂的土地，是那么踏实和愉悦。

已是傍晚，挂在山边夕阳的余晖透过云层，稀稀疏疏地洒在黄沙道旁空旷的田野上，初抽穗、扬着花的稻子在晚风中轻轻地摇曳着，空气中散发着这个季节特有的温馨而迷人的稻花香。道路旁的村庄星罗棋布，映入眼帘的大多是两三层的新楼房，袅袅炊烟在村庄的上方升起。有趣的是，我们所经过之处，稻田里、溪水边，还有茅草丛中，娃儿们不知疲倦地一个劲儿地接力鼓噪着，叫声此起彼伏，与归



灯下漫笔

又是一年稻花香

黄晓波

巢鸟儿的叫声和村庄放学回家学童们的打闹声连成一片，鸣奏着一首令人陶醉的田园交响曲。

我们一行在黄沙道中行走了一个来小时，一路上大家饶有兴致地聊到辛弃疾的词，聊到辛弃疾在上饶一带的故事与传说。遥想当年，辛弃疾在上饶的日子里，曾无数次往返于这条黄沙道，这里留下了他胸怀抗金复国壮志思考的脚印，也见证了他报国梦碎的痛楚和走进田园亲近黎民百姓的欢乐。辛弃疾力主抗金受到排挤被贬后，把上饶带湖的庄园取名为“稼轩”，并以此自号“稼轩居士”，把铅山居住地的奇师村改名为“期思”。表面看来，他淡泊清静、放浪山林田园，实际上他收复失地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，他把满腔激情和报国之志都倾注在词作之中！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词里的黄沙岭一带风景如画，使词人暂时忘却了忧国的烦恼。明月、清风、惊鹊、鸣蝉、蛙声、稻花香，无不表现了词人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。

借助于星光和随身带来的一个手电筒，我们走走、停停，说说、看看，不觉天色渐暗。萤火虫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昆虫在我们眼前欢快地飞舞着。当年的茅店、社林已经找不到踪迹，道路旁的古树老藤枝繁叶茂，小溪依然流水潺潺，古时的小石桥几乎被柴草遮住，但仍依稀可见，田野的蛙儿还在鸣唱着古老的歌。

我们跨过布满沧桑的小石桥往山道上走，黄沙道两旁的茅草越来越茂密，我们的行走也就越来越缓慢。路边长而锋利的茅叶甚至伸长到路的中间，要用手或木棍扒开才不会划到脸和手。同行的同事多次劝我，说前面的这段黄沙道边长满小灌木和茅草，除了当地的农民，已经很少有人走了。我只好不太情愿地停下脚步，感到意犹未尽。此时，天空星汉灿烂，田野上的村庄也星星点点地亮起了灯火。远处，一列高铁正呼啸着飞驰而过。放眼披看星光如穿梭般向前疾驶的高铁，不禁让人感叹：光阴似箭，时易世变，如今已换了人间。

我恋恋不舍地慢慢踏上了回程的路。缓缓地打开车窗，我再一次回头张望黄沙道古时茅店社林一带那一望无际的稻田，醉人的稻花香随风飘进车内，而动听的蛙鸣声则在不知不觉地渐渐远去……辛弃疾词中的意境在我的脑海中似乎愈来愈清晰：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……”凝望着遥远的星空，我想着，不知天上的星辰，是否还记得当年辛翁夜行黄沙道中的情景。星辰眨眼不语，只有阵阵微风带着芬芳在田野上吹过。往事近千年，今又稻花香。